



风骨

摄影漫话

陈 勃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风景摄影漫话

陈 勃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0 号

责任编辑：王 猛

美术编辑：段志佳

风景摄影漫话

陈勃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红星胡同 61 号)

博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 字数 5.2 万 彩插 16

1995 年 8 月第一版 1996 年 8 月第二印刷

印数：5000—10000册

ISBN 7-80007-128-6/J·128

定价：9.80 元



作者简介

陈勃 河北省阜平县人,已从事摄影五十年。历任记者、编辑,《中国工人画刊》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副主编、主编、中国摄影学会副秘书长、全国影展办公室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国图片社总经理、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新华社高级记者。代表作品有:《雨越大干劲越大》、《云山缥缈》、《南国姑娘》、《玉泉长虹》、《黄叶潇潇北国秋》、《一江细雨归人》等。著作有:《简明摄影知识》、《陈复礼摄影作品欣赏》、《陈勃中国风光摄影集》等。

目 录

天时、地利、人和·····	(1)
“情满于山”与诗情画意·····	(5)
一日之机在晨昏·····	(10)
雾中透出朦胧美·····	(13)
阴雨摄影 别有情趣·····	(19)
夜色漫漫意味浓·····	(22)
明月星光寄情怀·····	(26)
冰雪世界 晶莹诱人·····	(30)
表达空间 贵在深远·····	(35)
充分利用前景·····	(39)
表现大自然的节奏和韵律·····	(43)
表现自然景物的色彩美·····	(46)
画面需要简洁·····	(53)
附 风景摄影日记、游记	
黄山猎云记·····	(57)
九寨沟散记·····	(66)
张家界探胜·····	(71)
北国猎影断录·····	(77)
武陵之巅梵净山·····	(86)
后记·····	(92)

天时、地利、人和

常言道：拍成一张好照片不容易，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确如此，天时、地利、人和，对于摄影来说，三者缺一不可。

所谓天时，主要指的是光线和光线的变化。

摄影要靠光，没有光也就没有摄影。一般的人对于光线和光线的变化未必十分注意，而摄影者就必须时时关心光线的变化。一年四季的光线在变，一天之内的光线也在变，从早到晚，从室外到室内，晴天阴天，光线的效果都不一样。假如遇上晨曦晚霞、风云雾霭，或是星光月夜，那末这些光线的变化就会产生特别宜人的景观。

天时，对于摄影有什么作用呢？摄影者要利用不断变化的天时，抓住一切最佳时机，去表现景物的光线美、影调美和色彩美。

地利，主要指的是大自然美丽的形貌。

大自然的形貌，多种多样。崇山峻岭、江河湖海、草原沃野、瀑布溪流、沟壑洞府、园林建筑、花草林木……，它们的形貌都不一样。甚至每块石头，每棵树木，每个自然景观的形象都各有各的特点。每种物体有它自己的形状，线形和特色，这就构成了自然界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同是黄山，天都峰与莲花峰的形象、气势和性格就不一样。甚至在同一个地方，移步易形，变化万端，照相机的角度、方位一变，反映在相机中的山形、景物也就又不一样了。

地利，就是要求摄影者选择有“利”的地形位置，努力去表现自然界的形体美和线条美。

天时、地利是客观因素，存在于自然界，甚至还带有它们的偶然性。例如，要想拍摄带有云雾的照片，即使是经常有云雾出现的名山，也不可能天天有云雾，更不可能天天都有最理想的云雾。但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许多理想的天时、地利的因素，也

往往被一般人甚至被某些摄影者所忽视，因而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时机转瞬即逝，机不易来。因此，光有时、地利还不行，还需要人和的因素。

人和，则指的是摄影者的审美力、情感与表现力。

也就是说，存在于自然界的天时、地利的客观因素，需要人的主观发现、发掘和创造。有了理想的天时、地利，如果离开人和，也不可能拍出一幅艺术照片。因为优美的风景照片，绝不是对大自然机械的翻版，而是在创作过程中，注入了作者的情感和智慧，是作者将天时、地利这些客观因素，与自己主观的审美力、情感和表现力巧妙结合的结果，或者说是作者心灵与自然结合的结果。

这里以两幅照片为例：陈复礼先生的《青山夕照红》（彩图1）拍摄于黄山。作者那次到黄山时，一连几天都是阴雨绵绵，光线很暗，天时不好。那天下午作者又爬上拍摄点，再等天气的变化。下午四点、五点、六点，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眼看又没有什么希望了。突然间，云层开始游动，西方露出了一片蓝天，紧接着，西下的夕阳透过云层，将一缕阳光射向对面的山峰。此时已是下午六点多钟，阳光的色温很低，透过云层的变化，在云缝中时隐时露，露出时，好像将一层橙色的光彩轻轻的涂抹在对面的群山之上。而山前的一股云雾，这时也在山沟中缓缓的流动，时浓时淡。差不多只有一二十分钟的时间，太阳就像“灯开”、“灯闭”，作者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抢拍了几幅照片，这就是其中的一幅。

《青山夕照红》的画面上，主峰山头被夕阳的余晖渲染成黄红的色调，岩壁上显露着条条的竖线肌理，高耸而有力。近景是一片悬崖峭壁和嶙峋巨石，崖上的黄山松婀娜多姿，郁郁葱葱，在近景和远山之间，一层薄雾轻轻掠过，将远近的距离拉开，既丰富了画面的层次，又显示了景物的深远。顶峰部分的夕照红同近景阴暗部位的蓝灰色，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这一切，构成了一

幅典型的中国画格调的摄影作品。

《青山夕照红》的创作过程，正是体现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结合与统一。夕照红的天时是不大容易多得的。在黄山，有时大晴天，一览无余；有时有云雾，但总是飘忽不定，甚至是全山弥漫。有夕阳的余晖，又有一层淡淡的薄雾，天时将山峰映成橙色色调与深壑中蓝灰色的薄雾恰好形成色彩的对比。这样的景色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种天时又恰好处在黄山这个特殊的地利位置中。但是，这样的天时地利又不是每一个摄影者所轻易抓得住的。作者在一个选择的位置上不仅苦苦等待了两三个小时，就是在同一地段，如果同时有几个人一起摄影，其他的人也未必能抓住象这幅作品这样的画面，这说明了人和的重要性，作者的审美力、情感的融注以及迅速抓拍的本领，艺术表现能力等等，是得到一幅成功作品非常重要的关键。

《烟波湖上》(彩图 2)是六月间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如意湖畔拍摄的。我们来到承德，首先想选择个好的角度，拍摄一下当地著名的棒锤山（也叫磬锤峰）；头一天下午，先奔山庄的围墙，居高等待夕阳斜照棒锤山。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因为太阳降落之时，天空万里无云，棒锤山衬托在一片蓝灰色的天空，没有丝毫的味。第二天天还不亮，我们便整装待发。但是这时满天乌云在向东运行，按着常规的感觉，好象也没有多少希望了。不过，我们还是到湖区北部烟雨楼附近碰碰运气。一到湖边，首先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六月的清晨，湖面水气蒸腾约有一米多高，烟雨楼飘浮在烟波湖上，真如天宫琼阁，十分壮观。大约六点半左右，天空的乌云大部分已经消散，而此时太阳也在慢慢升起，空中残留的云朵变成了早霞，在逆光的空气透视中，棒锤山淡淡的出现在东方，它似乎更加高深远大，也似乎更加神秘莫测。如意湖烟波蒸腾的前景，湖边一排多姿多态的树影，以及远远的磬锤峰，在晨曦中，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面。我们抓住不可多得的时机，将这幅照片拍了下来。《烟波湖上》，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三者结合的产物。当时，假如没有这种烟波、晨曦和早霞的出现，假如不是选择了这样一处拍摄点，而这个拍摄点又恰好以磬锤峰为远景。假如没有这种几乎带有很大偶然性的天时和地利，那么你有再好的技术技巧，或者说有再好的人和条件，也是难于拍成这幅照片的。

“情满于山”与诗情画意

人们在欣赏一幅优美的风景照片时，总爱以“诗情画意”来赞美它。那么，什么是诗情画意？诗情画意又从何而来呢？

所谓诗情画意，除了它有很美的画面——包括光线美、线条美、构图美之外，更重要的它还有深邃的意境，也就是说，作品具有一种艺术境界，它所描绘的自然图景和作者的思想感情融合为一。这样的作品能使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犹如身临其境，从而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优秀的作品往往能使情与景、意与境交融在一起。以其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产生强烈的感染力。

但是，富有诗情画意的作品，需要作者付出巨大的劳动。

首先，作者要有充沛的思想感情，饱满的创作热情，甚至对大自然的依依不舍的热恋之情。这正如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情满于山”对于风景摄影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你对大自然的风景感情越深，拍出来的照片才越有感染力。用一个很不恰当的百分比的数字来加以形容，大自然风景对摄影者的感染即使是百分之百，而你拍出的照片，最多也不过是百分之三四十，或者只有二三十，甚或更少。这是因为，大自然对作者感官的影响，可说是全面的、立体的、无微不至的。身临其境，眼前有可以上下左右环视的秀丽的自然景色，美妙的光线影调效果，耳中听到的是淙淙的流水声，瑟瑟的松涛声，还有动听的鸟语声，甚至鼻子还能闻到山花、草木的清香。这样的环境，真能令摄影者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甚至陶醉。但是，拍出的照片，却不是它的全部。你纵然“情满于山”，相机取景所得到的只能是一个小小的局部，鸟语花香自然也不能进入画面。更由于摄影者的艺术修养、知识多寡以及艺术审美力、表现力的不同，因此，别人从照片上所看到的，才不过是自然景物的一个很小的比例数；如果

你的“情”不满，或者不很满，那么你拿给读者欣赏的才有多少呢？这样一点点又怎能去感染别人呢？因此说摄影者的感情是不是融注于风景摄影的整个过程中，这是作品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感情是一种心灵的流露，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摄影家凭着真挚的情感，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并收获艺术的成果。谁都有这样的体会，感情的深爱，会比偶然的拾趣得到更完美更深刻的艺术收获。人们常说的“触景生情”、“情景交融”，如果没有作者的感情，即使触到再好的景，也不可能拍出诗情画意的作品。感情虽然是抽象的，但却有助于艺术家形象的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正是艺术家最真诚的感情的结晶。

其次，创作富有诗情画意的作品，作者的艺术修养和多方面的丰富知识，也是极为重要的。

大自然的美是客观存在，它需要作者的审美力、鉴别力、欣赏力去发现和表现它。罗丹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只有真诚、富有感情的人才能发现它”。费尔巴哈也说过：“如果你对于音乐没有欣赏力，没有感情，那么你听到最美的音乐，也只是像听到耳边吹过的风，或者脚下流过的水一样”。不是吗？几个摄影者同在一个地方拍照，有的人就能发现新的角度，找到美的形象，拍出具有诗情画意的作品，而有的人就什么也发现不了，拍出的照片平平，对欣赏者没有一点吸引力。这是为什么？这和每个人的艺术素养，知识的丰富程度，对景物的认识与理解，便有很大关系了。

许多有造诣的风景摄影家，往往喜爱唐宋诗词，因为它的许多佳句中，充满着诗情画意，有助于丰富自己的艺术想象，有助于提高艺术鉴赏。甚至在这些唐宋绝句中，每一句都描绘出一个生动的、活灵活现的画面。摄影家掌握了它们，犹如增添了一付巨大的翅膀，可以自由的翱翔艺术的蓝天之中。如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王维的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湖上初晴后雨》）；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杜牧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等，都是一些十分美丽的诗句，摄影家大可以从中获得教益，得到启发。现今许多著名摄影家，他们作品的意境和标题有些就是来自于唐宋诗词。如陈复礼的摄影作品《日暮乡关何处是》、《千里共婵娟》、《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以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等，这样的标题，更丰富了作品的意境，使读者得到深刻的感染。已故著名摄影家薛子江的《千里江陵一日还》，黄翔的《海上明月共潮生》、蔡俊三的《春江水暖鸭先知》等，也都是以唐宋诗词中的名句命名的。这些古诗词，是诗人诚挚感情的喷发，是千锤百练过的艺术语言。如果说诗的灵魂是激情，那么熟谙古典诗词的摄影家，利用诗词中的意境，会更丰富摄影作品的诗情画意。

再次，就是作者的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艺术贵在创新，艺术创作不是人云亦云，跟在别人的后面走，老是模仿人家，要善于使自己的作品有新意，有个性，有自己的风格。

风景摄影家要以自然为师，要善于观察认识和选择。通过视觉观察，达到理性的认识。比如说拍山景，山的气势像人的风度、气质一样，每山各异，或雄伟，或俊秀，或云雾漫漫，或景色幽幽，要认识它们的形象特征，抓住它们的气势。中国的山水画家是先把自然之山化作胸中之山，再把胸中之山化为纸上之山，这是一个认识、理解和提炼、创造的过程。摄影家当然有别于画家，他们对美的认识与感受，应该更加迅速而准确，在特定的条件下，对光与色的变化，用光与布局的思索，情感的表达，最完美的形象的选择，都要在一瞬间按动快门，完成自己的创作。

要把拍摄的基本功练得扎扎实实。有一年，我同陈复礼在安徽的电溪拍照时，他突然兴奋的说：“我拍到了，拍到了。”原来

他观察到附近树上有个鸟窝，一只母鸟正在给它的几只小鸟喂食，他迅速而准确的拍下了这个镜头。后来他又对我说，他回到香港之后，刚把底片冲出，便迅速地找到这张底片，并立即把它放大出来，这便是他的佳作之一《待哺》。一个摄影家，当他的快门按下之后，便能十分有把握的感觉拍到了满意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他有着深厚的基本功。作者对拍摄对象的选择，意境的表达，以及对自己相机、镜头的功能了如指掌，因此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对作品的成功与否，是那样的深信不疑。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但人是最重要的因素。拍出诗情画意的作品，要靠人的感情，人的艺术素养，人的创造精神。



不辨仙源何处寻 陈 勃摄



村桥原树似吾乡 陈 勃摄

一日之机在晨昏

光线是摄影艺术造型最主要的因素。摄影的本质是光。有人说摄影是“光画”，即用光来作画，十分贴切。然而，光线千变万化，通过摄影者的运用，就会在照片上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气氛和情调。

那末，一天之中的光线以什么时间为最好呢？从风景摄影的角度来说，一日之机在晨昏。一早一晚，是风景摄影的最佳时机。一早一晚指的是，早上太阳刚升起不久与地平线成十五度角和晚上太阳将落时与地平线也成十五度角这两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光线色温偏低，色调呈橙红，因此拍出来的照片给人以温暖、祥和、舒畅、生机勃勃和欣欣向荣的感受。它完全不同于白天的色温，白天色温高，一般偏蓝色调。

在这段时间里，阳光斜照地面，要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所以光线比较柔和。此时如运用逆光、侧逆光，容易获得良好的空气透视效果。在这种柔和的光线下，如果用中焦距或长焦距镜头拍摄人像或静物，也会拍到炯炯有神的眼神光和很好的质感效果。利用逆光拍摄水面，会得到金色的鳞鳞波光，在平地上，会出现物体长长的投影。这些，都会增强作品的意境和情调。

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有早霞和晚霞出现，那么画面更会增添无尽的情趣。

在这段时间里，天空仍然很亮，而地面景物却较深暗，因此比较适合拍摄剪影一类的景物。有时将镜头对着太阳，再利用一点小的景物挡住直射的阳光，故意使太阳周围喷出光线，或如吐出串串光珠，或如射出条条光束，这也是摄影者所经常利用的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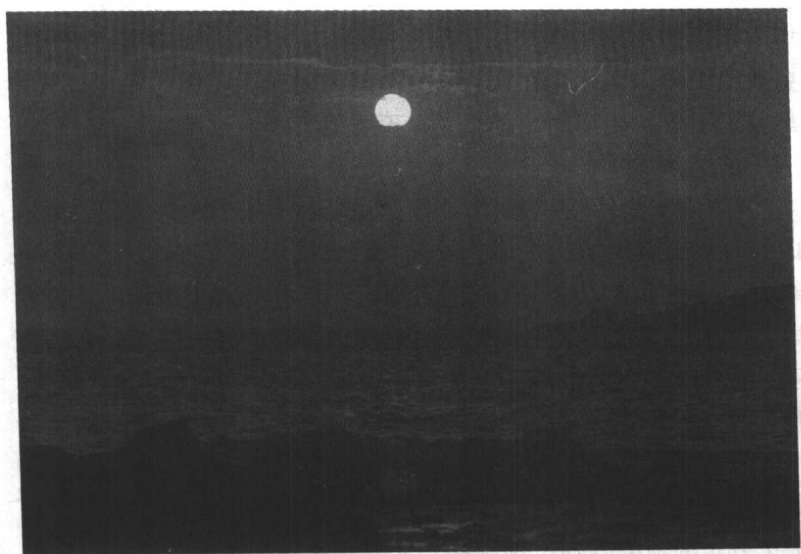
在这段时间里，太阳的位置很低，特别是在即将降落，与地面的影物十分接近时，亮度也已大大减弱，所以太阳本身常常可

作为拍摄的对象，有时将它作为主体物，摄入画面之内，使气氛更显得浓烈。当然，在太阳徐徐降落的时候，光度的变化每分钟都差别很大，要特别注意测光，不要使其曝光过度或不足。

这里，举两个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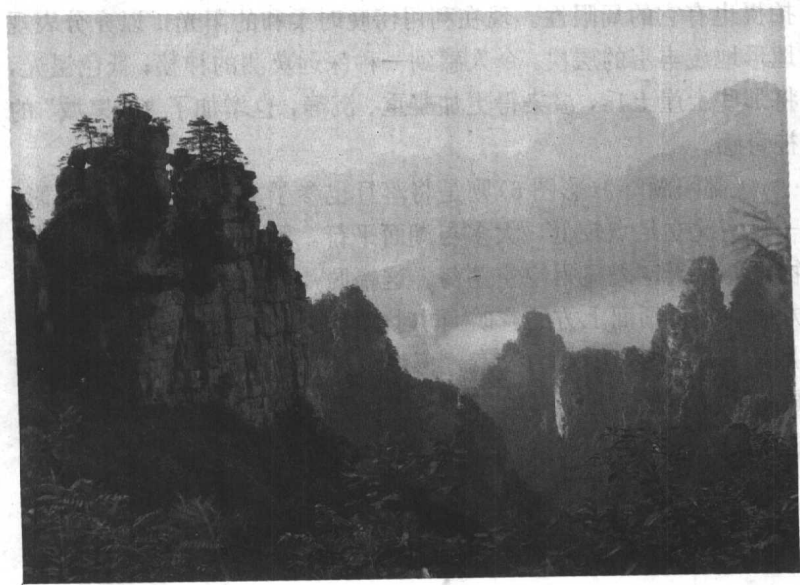
《魔鬼城的傍晚》(彩图 5)就是在夏季下午七时许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拍摄的。“魔鬼城”地处新疆准噶尔盆地西侧，是一个奇幻而神秘的世界；栉比鳞次的土崖，层层叠叠的土山，由大自然鬼斧神工将它雕琢成千奇百怪的形状，有的像亭台楼阁，有的像座座古堡，有的像壮丽古朴的宫殿，有时像一群怪物。特别到了晚上，一片死寂。放眼望去，在苍茫的天幕之下，怪影幢幢，似是蠢蠢欲动。再加上鬼哭神嚎般的风声和飞沙走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其实，以地质科学的眼光看，这里是“雅丹”地貌，由于亿万年的地壳变动风蚀雨刷，才变成这样的奇观。当然，这样的地形地貌，以摄影来表现“魔鬼”，最好是在夜间拍摄，但夜间拍摄也有它的局限性。现在利用傍晚时柔和的阳光，以充分表现地形地貌丰富的层次，令人感到一种深远莫测的神秘；低色温光，将那些土崖土丘，渲染得更加凝重、沉静，也增加了“魔鬼城”的神奇感。

《鄱阳湖畔》(彩图 6)则是将落日也参予了画面。在湖畔摄影，一般情况立足点较低，大多与湖面平行，因此除地平线上下的影物之外，天空总显得空空荡荡。这幅照片，将落日摄入画面，一方面填补了画面上方的空旷，同时也增加了画面的气氛。这样，水上的飞鸟，湖边嬉戏的孩童，再加上天空的夕阳，相映成趣，使画面活泼起来。为了表现落日，使用了哈苏 250mm 的长焦镜头，显示了落日的秀美气氛。



东海日出

陈 勃摄



天子山之晨

陈 勃摄